

羣經平議卷二十三

區書第一

德清俞樾

孟子二

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離婁

樾謹按此當以夫字斷句仁不可爲衆也夫蓋孔子
讀詩而歎之也下乃釋其義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
不稱也夫宣十二年傳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
怙亂者也夫襄二十四年傳曰愷弟君子邦家之基
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皆引

詩而詠歎之與此正同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章句曰國先自爲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

樾謹按趙氏蓋以國無自伐之理故云先自爲可誅
伐之政然其義迂矣說文人部伐敗也藝文類聚武
部引春秋說題辭曰伐之爲言敗也然則國必自伐
言國必自敗也正與自侮自毀一律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

章句曰如七年病而卻求三年時艾

樾謹按此承雖欲無王不可得矣而言喻當今之世

行仁政而王者之易也假使病者不過三年而艾必
以七年爲期斯無及矣今病者尙可七年而艾乾三
年卽已可用則何爲而不畜乎趙注似失之至三年
七年乃古人恆語古凡言數者必三五七如大國五
年小國七年則以五與七言三年之艾七年之病則
以三與七言蓋數極於九至十則復爲一矣五其中
數也自一至五則三爲中數自五至九則七爲中數
大戴記明堂之制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亦以七五
三爲中卽此義也故古人舉得半之數則曰五不及
乎半則曰三過乎半則曰七易曰三日不食又曰七

日來復又曰七日得詩曰其實七兮其實三兮又曰
鴈鳩在桑其子七兮又曰五日爲期論語曰三年有
成又曰比及三年又曰善人教民七年皆是也若至
少之數不可以三言者則曰一如一鉤金一杯水是
也至多之數不可以七言者則曰九如九合諸侯叛
者九起是也左傳五侯九伯五者舉其中數九者舉
其極數也後人不達古語凡言數者必求其義斯鑿
矣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聞也

章句曰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

讀

樾謹按音義出足間二字是孫宣公本下句無與字
據阮氏校勘記則岳孔韓本皆然俗本因上句而妄
加與字非也兩句既不一律其義亦必不同趙氏所
說殆失之矣適當讀爲敵論語里仁篇無適也釋文
曰鄭本作敵禮記玉藻篇敵者不在釋文曰敵本作
適是敵適古通用人不足與敵者爲人君挾貴以驕
士而士之道義不足以敵之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
以吾仁彼以其爲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孟子曰在
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

哉若是者謂之足與敵人苟不足與敵則奉令承敎而已故曰政不足閒也閒猶與也莊十年左傳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昭二十六傳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注竝曰閒與也此閒字義與彼同言不足參預也下文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大人者別乎人而言之正所謂足與敵者若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能格君心之非

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章句曰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肖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越謹按趙氏二說義均未安無責耳矣乃言其不足責也猶曰若而人者吾無責焉爾孔子稱君子欲訥於言又曰仁者其言也訥若輕易其言則無以入德矣故以不足責絕之也

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鋪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鋪啜也

章句曰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鋪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鋪啜也

越謹按趙以不行其道爲鋪啜是也謂隨從貴人無

所匡正非也孟子與子敖同使且未嘗與言行事樂
正子偶從子敖而來豈必責其有所匡正乎蓋樂正
子孟門高弟固亦以行道爲志其從子敖來乃欲因
以行其道也夫衛卿可得之言子路猶且以告樂正
子之賢未及子路其從子敖來亦無足怪然孟子在
齊尙不得行其道於樂正子何有卽使得仕於齊亦
徒享萬鍾之奉而已故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
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餽啜也近今說此章者
皆謂樂正子之從子敖不過藉省道路資糧之費故
孟子以徒餽啜責之夫自魯之齊相距甚近所費幾

何爲此說者徒欲回護樂正子而不知其視樂正子也反陋矣朱注云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是亦未嘗明指所食者爲道路資糧也

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
章句曰搏執其族親也

樾謹按臣已去矣而又曰搏執之故趙氏以爲搏執其族親其實非也此對上文導之出疆而言謂君使封疆之吏搏執之也搏執之則不得去矣或其臣有如伍員之橐載而出昭關者是不可得而搏執也於是其君又極之於其所往若晉錮樂氏之比矣

中也養不中

章句曰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

越謹按中當讀若從容中道之中大戴禮記曾子事
父母篇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若不中道則養之
孟子語意正與此類趙注非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越謹按此迹字卽車轍馬迹之迹周制十二年一巡
守至方岳之下朝諸侯於明堂命太史陳詩以觀民
風是天下皆有王者車轍馬迹焉巡狩之禮廢而王
者之迹熄於是太史不復陳詩而詩亦從此亡矣所

謂亡者非無詩也其時士大夫固亦作之且傳播之
是故春秋時所賦之詩多出東遷以後而孔子刪詩
亦有取焉然王者不省方太史不陳詩則有詩而不
收詩之效雖謂之詩亡可矣何也昔日之詩王者所
陳而觀之者也黜幽陟明章善癉惡皆於此乎在焉
此日之詩聽其自作自傳莫之陳亦莫之觀也雖復
憂時感事陳古刺今空言而已矣奚益哉孔子曰吾
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卽因
詩亡而作春秋之旨詩空言也春秋行事也孟子推
春秋之作而上溯之述熄詩亡殆孔氏之遺言矣

其義則已竊取之矣

樾謹按孔子作春秋其文其事本之舊史其義則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孔子何所取之哉取者爲也廣雅釋詁曰取爲也卽此取字之旨竊取之猶言私爲之孔子蓋曰其義則已私爲之也後世治春秋者不信三科九旨諸說而但曰經承舊史史承赴告則止有其事其文而孔子之義付之悠悠矣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樾謹按荀子性惡篇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爲

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楊注曰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
聖人矯僞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孟子言性善則人
性本有禮義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猶曰
但言其本然者足矣與荀子之語正相反荀子又引
舜之言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
爵祿盈而忠衰於君蓋以證人性之惡乃自孟子言
之則孝也信也忠也是其故也妻子具而孝衰嗜欲
得而信衰爵祿盈而忠衰非其故也無失其故斯可
矣故又曰故者以利爲本言順其故而求之則自得
其本也孟子論性大旨具見於此

又從而禮貌之

章句曰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

越謹按禮當爲體周易繫辭傳知崇禮卑蜀才本禮作體詩谷風篇無以下體韓詩外傳體作禮是古字通也戰國策齊策令人體貌而親郊迎之漢書賈誼傳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此體貌二字之證桓十四年穀梁傳察其貌而不察其形范甯注曰貌姿體是貌與體義亦相通古人言容貌亦言容體故以體貌連文荀子大畧篇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楊注曰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體貌亦猶

是矣二字平列如趙注則當云禮之以貌不當云禮貌之也告子篇禮貌未衰又曰禮貌衰凡言禮貌者並當讀爲體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章句曰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

樾謹按孟子論匡章止言子父責善不及他事卽趙氏所謂子父親教者亦自據孟子易子而教之義於匡章事固無考也乃戰國策有所謂章子者齊策曰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又曰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燕策曰王因令章子將五
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止稱章子不稱匡章
無以知其爲卽孟子所與遊者也徒以齊策有章子
之母爲其父所殺一事遂從而附會之謂孟子之匡
章卽其人也今按齊策所載威王之言曰章子之母
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之使章子
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
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
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
父也故不敢此與孟子所謂子父責善者了不相涉